

内部交流

# 研究与参考

2019年第5期（总第88期）

解析蓬佩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 编者按：

近日，美国杂志《纽约客》刊载《特朗普的国务卿》一文，作者苏珊·B·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基于最近几个月对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美国和外国外交官以及蓬佩奥的朋友和同事的数十次采访而撰写，详细描述了蓬佩奥如何从一个特朗普的反对者转变成总统的忠诚战士。2016年大选初期，蓬佩奥认为卢比奥更具备总统所需的国家安全知识和判断力，特别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角色的怀疑。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蓬佩奥毫不犹豫地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被称为“特朗普身边最爱拍马屁、最谄媚的人之一”。取代蒂勒森成为国务卿之后，蓬佩奥十分强调国务院对总统的效忠，同时也在小心地“管理着总统”，并和外交建制派维系着良好的关系。

作为美国国务院的“掌门人”、特朗普在国际事务方面最为重要的顾问，蓬佩奥的言行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本期《研究与参考》刊载文章全文，供领导和专家参考，不代表我们支持其观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方便阅读。

## 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他是如何成为中心地带的福音派教徒以及 总统最忠诚的士兵

2016年冬天，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初选中一路领先，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决心阻止他。这位来自威奇托的不知名国会议员说服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在堪萨斯州背水一战。和国会的许多共和党人一样，蓬佩奥认为卢比奥具备总统所需的国家安全知识和判断力，而特朗普没有。在蓬佩奥的敦促下，卢比奥的团队从其他州撤资，押注堪萨斯州党团会议。这是卢比奥仍然有望击败特朗普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之一。卢比奥说特朗普是一个“骗子”，即将“接管共和党”。

3月5日，特朗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抵达威奇托参加党团会议。卢比奥让蓬佩奥做最后陈述。蓬佩奥对第二世纪体育场的观众说：“我要发自内心地告诉你们哪条发展路线最有利于美国。”蓬佩奥是一名退伍军人，曾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蓬佩奥引用特朗普自吹自擂的话称，如果特朗普命令一名士兵犯下战争罪，士兵会“照做”。当观众发出嘘声时，蓬佩奥警告称，特朗普——就像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一样——将是一位“无视美国宪法的威权主义总统”。蓬佩奥宣称：“美国士兵不会宣誓效忠特朗普总统或任何其他总统。他们宣誓捍卫我们的宪法，以堪萨斯州人、保守派、共和党人、美国人的身份。马可·卢比奥永远不会贬低我们的士兵，说自己会命令他们做违背宪法的事情。”在后台听着的特朗普要求知道抨击他的国会议员的身份。几分钟后，蓬佩奥总结

道：“是时候结束这场马戏表演了。”

当地媒体几乎没有提及蓬佩奥对特朗普的严厉指责，卢比奥在堪萨斯州最终排名第三。“我们惨败了。”卢比奥的一名前高级竞选助手告诉我。几天后，卢比奥的竞选宣告结束。5月，特朗普获得了提名所需的代表数量，蓬佩奥不情愿地与堪萨斯州国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共同为特朗普背书。不过，蓬佩奥在4月告诉《托皮卡资本日报》，特朗普“不相信保守主义”。几周后，他在CNN上说：“他的很多政策与我对堪萨斯州的愿景不符。”

当时，蓬佩奥从未见过特朗普。和许多共和党人一样，蓬佩奥不同意特朗普的大部分政纲。在最终支持特朗普之前，他们称特朗普是“怪人”、“癌症”，是对民主的威胁。蓬佩奥特别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角色的怀疑。蓬佩奥是一位保守的国际主义者，冷战时期的军事生涯塑造了他，他仍然相信美国是保障全球稳定的力量。然而，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蓬佩奥在他的政府谋求职位，并毫不犹豫地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18年，特朗普通过推特解雇了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蓬佩奥很高兴地取代他成为了美国最高外交官。

蓬佩奥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桌上总是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他现在表示，特朗普很可能是现代版的以斯帖王后。以斯帖是圣经中的人物，曾说服波斯国王放过犹太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是为总统服务，不管总统要求他做什么，都要答应。“国务卿必须知道总统想要什么。”他最近在华盛顿露面时说，“要是你和领导的步调不一致，那你就是在胡扯。”无论特朗普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蓬佩奥都支持他。正如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他和特朗普之间永远不会有任何公开的隔阂。”这位前官员还表示，在私下里，蓬佩奥也是“特朗普身边最爱拍马屁、最谄媚的人之一”。一位前美国大使更直言不讳：“他就像一枚热追踪导弹，追着特朗普的屁股。”

蓬佩奥的转变是一个更大的故事的缩影。在这个大故事里，共和党一开始蔑视特朗普，后来几乎没有异议地接受他。本文将讲述蓬佩奥如何成为总统最初国家安全团队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以及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文章基于最近几个月对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美国和外国外交官以及蓬佩奥的朋友和同事的数十次采访而撰写。蓬佩奥国务卿没有回应记者多次提出的置评请求。

特朗普上任31个月以来，和蓬佩奥之间的关系在嘲笑中诞生，在奉承中重塑，出人意料地持久。特朗普经常对蓬佩奥赞不绝口，而他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采取与蓬佩奥类似的立场时，他却严厉斥责。“我和每个人争论，”特朗普对一名记者说，“除了蓬佩奥。”

55岁的蓬佩奥身材魁梧，胸肌发达，与第二任妻子苏珊以及金毛寻回犬舍曼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这栋房子位于美国国务院对面的军事基地里。作为一名影迷和AC/DC乐队的粉丝，他在熟悉的环境中显得谦逊而平易近人。当受到质疑时，尤其是关于总统的质疑时，他会变得暴躁，满脸通红。他喜欢宽松的灰色西装和剪短的灰色头发。特朗普经常谈论一个人是否“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他特别指出了蓬佩奥朴素的外表。最近在韩国露面时，他把蓬佩奥和女儿伊万卡叫到台上，称他们是“美女与野兽”。

蓬佩奥的背景与最近几任国务卿的背景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后者都是在长期从事公共事务、积累丰富的国际经验后才担任国务卿的。而蓬佩奥，正如他的朋友、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 Steve Scalise )所言，是“直上青云”的。十多年前，他不仅在华盛顿不为人知，在他的第二故乡堪萨斯州也默默无闻。他输掉了第一次竞选，在角逐堪萨斯州共和党主席的三方比赛中排名垫底。特朗普经常吹嘘蓬佩奥在西点军校和哈佛法学院都是优等生，但在担任国会议员的六年里，他从未担任过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也从未面临过一场竞争激

烈的选举，他在CIA也只工作了一年多。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威奇托一家处境艰难的航空公司。蓬佩奥的财务披露报表显示，他是特朗普内阁中最穷的成员。2018年，他的家族资产大约在20万至75万美元。

## 惨淡的商业经历

蓬佩奥出生于1963年，是南加州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三个孩子之一。他的父亲韦恩在朝鲜战争中担任海军通讯兵。他的母亲桃乐茜·默瑟(Dorothy Mercer)是堪萨斯州一个小镇台球馆老板的十个孩子之一。两位消息人士曾听到蓬佩奥说，在保守的奥兰治县，韦恩是一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蓬佩奥没有公开谈论他与父亲的政治分歧，但分歧很早就出现了。蓬佩奥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他读了安·兰德(Ayn Rand)的《源头》(The Fountainhead)，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保守派。作为他就读的公立高中的毕业生代表，他被国会议员鲍勃·多南(Bob Dornan)推荐给西点军校，多南是极受国防工业欢迎的极右派。2011年，蓬佩奥对保守派杂志《人事》表示：“‘B-1鲍勃’把我推荐给西点军校，这应该能让你很好地了解我的政治立场。”

蓬佩奥在西点军校主修工程管理，快速成长。一位同学告诉我：“伙计，要成为第一名很难。做最聪明的人是不够的。你还要把鞋子擦得最亮，同时又拥有最高超的运动技能。”蓬佩奥在毕业的那个周末娶了大学时代的恋人莱斯利·利伯特(Leslie Libert)，之后在美国第2骑兵团担任坦克指挥官，该兵团在西德和东德边界巡逻。五年后冷战结束，边界消失了，已晋升为上尉的蓬佩奥离开了军队。他上了哈佛法学院，在那里担任《法律评论》的编辑，然后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加入了蓝筹股公司Williams & Connolly。

但在90年代末，蓬佩奥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加入Williams &

Connolly两年后他选择辞职，并和妻子离婚。他搬到了已故母亲的家乡堪萨斯州。1997年初，他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三个朋友”创办了塞耶航空航天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收购那些聚集在威奇托、为航空公司生产专门机械的公司。威奇托被称为“世界航空之都”。蓬佩奥成为了塞耶的首席执行官。

在为塞耶收购一家公司时，他遇到了前威奇托州立大学返校节皇后苏珊·贾斯蒂斯(Susan Justice)。作为一家当地银行的副行长，她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这是真的，”蓬佩奥对一位采访者开玩笑说，“她两次拿了我的钱。”2000年，他和苏珊结婚，并收养了她在第二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

蓬佩奥成为了威奇托伊斯特明斯特教会的执事。这是一个福音派教会，因为支持同性恋牧师而退出了主流的长老会。蓬佩奥逐渐结识了威奇托最富有的捐助者们，包括堪萨斯州最大的独立石油生产商之一戴维·莫芬(David Murfin)以及共和党捐助者、环境监管怀疑论者、公司总部位于威奇托的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1998年，科赫兄弟的风险资本基金对塞耶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早期投资。几年后，蓬佩奥成为弗林特山公共政策中心的受托人，该中心与科赫家族也有联系。蓬佩奥还是科赫兄弟创立的国家政治组织“美国繁荣”的早期成员。

2010年，在茶党对奥巴马总统的强烈反对中，蓬佩奥再次转行，竞选堪萨斯州第四选区的一个空缺国会席位。此时，这位在权力体系中慢慢攀升的加州人已经成为了中心地带的福音派教徒。蓬佩奥与民主党人、印裔州议员拉杰·戈尔(Raj Goyle)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蓬佩奥不同，戈尔在威奇托长大。蓬佩奥的竞选团队在推特上点赞了一篇称戈尔是“包头巾者”的文章。一名支持者买了广告牌，呼吁居民“把票投给美国人，把票投给蓬佩奥”。由于那一年共和党支持率很高，第四选区也更偏共和党，蓬佩奥轻松获胜。“蓬佩奥很善于了解权

力结构。”戈尔告诉我，“在这一点上，我给予他极大的尊重。他了解威奇托的权力结构，了解华盛顿的权力结构，了解特朗普的权力。”

关于蓬佩奥转变的故事，多年来一直被改写，或者从未被讲述过。最值得注意的是，科赫兄弟对他事业的支持远比他公开承认的要多。2011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根据蓬佩奥及其助手的说法，科赫兄弟的风险投资基金拥有塞耶“不到2%”的股权。该说法极具误导性。2003年提交给蓬佩奥、此前未公开的公司文件显示，科赫兄弟的基金拥有塞耶近20%的股权。科赫兄弟还参与了公司的管理。科赫兄弟风投基金的总裁和首席财务官都曾多次担任塞耶的董事。2000年，该基金帮助该塞耶获得了高达4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房产。科赫兄弟的深度参与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的基金在官网上称，它属于塞耶的“股权赞助集团”，为蓬佩奥的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包括“收购资本、董事会层面的战略投入和环境风险问题上的指导”。

塞耶确实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塞耶1999年接手的飞机零部件加工公司Air Capitol Plating(ACP)多年来一直遭到环境相关的投诉，原因是该公司使用了有毒化学物质三氯乙烯(TCE)，少量三氯乙烯已渗入当地地下水。2000年，塞耶与堪萨斯当局达成一项法律协议，承认污染问题，并同意清理污染。

为了解决污染问题，塞耶找到了另一家受科赫家族支持的公司切罗基，该公司专门为“面临环境挑战”的公司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一个名为切罗基·塞耶的新实体承担了清理责任，但最终似乎没有开展任何清理工作。ACP和有关部门花了数年时间争论污染程度和应对方法。与此同时，ACP继续污染环境，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没有提交必要的报告，并被美国环境保护署罚款超过10万美元。2005年，州政府在公司附近的井中发现了大量TCE。由于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环保署将ACP列为高级违法者。据堪萨斯州的消息，本月，也就是塞耶收购ACP的20年后，一个渗水屏障将被安装，确保不会有

额外的污水从工厂流入供水系统。

在演讲中，蓬佩奥经常称塞耶是一家“小”公司，而自己则是一个“小商人”。他回忆塞耶是“一家又小、又脏、又臭、又漂亮的机器店”。事实上，2000年的一份新闻稿显示，科赫兄弟和其他富有的资助者向这家公司投资了9000万美元。尽管资金雄厚，但在蓬佩奥担任CEO期间，塞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佳——这是蓬佩奥试图公开修正的另一段历史。据《威奇托鹰报》报道，在2010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蓬佩奥在共和党初选中的竞争对手之一、当地一位名叫温克·哈特曼（Wink Hartman）的百万富翁声称，由于对公司管理不善使其陷入财务困境，蓬佩奥“被迫”离开塞耶。蓬佩奥否认了这一指控，称他“非常体面地”离开了塞耶，同时承认公司面临一些困难，他将这些困难归咎于9·11袭击后航空业的低迷。

但塞耶的问题始于9·11事件之前，并在此后一直持续。1999年，塞耶的子公司Air Capitol Plating开始走下坡路。据蓬佩奥招来管理ACP的西点军校同学兰迪·伯奇菲尔德（Randy Birchfield）提供的证词，当时业务增长放缓，一些员工被裁，奖金和医疗福利减少，公司即将破产的流言四起。“很明显，事情正朝着一个让任何人都难受的方向发展”，伯奇菲尔德在塞耶和ACP前所有人之间的一场诉讼的证词中说道。公司的困难持续存在。塞耶前人力资源经理肯尼思·博林杰（Kenneth Bollinger）表示，他“在9·11事件后，指挥了涉及近一半员工的系统性裁员”。公司的一份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4年5月，塞耶手头只有3.1万美元现金，“净值”接近负3300万美元。2005年和2006年，供应商控告塞耶公司拖欠30多万美元的账款。在这两年中，塞耶授权发行新股，这将筹集所需资金，但也会稀释早期股东（比如科赫兄弟的基金）的股权。

到2006年4月，蓬佩奥已不再领导该公司。接任蓬佩奥的总裁如今在简历上将塞耶的“成功转型”列为自己的成就之一。2007年4月，

塞耶更名为Nex-Tech Aerospace，并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Highland Capital（促成这笔交易的公司称自己擅长清理“负债过高和业绩不佳的公司”）。同月，《威奇托商业日报》报道称，新任CEO称自己的工作是“重建因交货失败和迟迟不向供应商付款而受损的声誉”。截至2003年，蓬佩奥个人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但他的财务披露报表和较少的净资产表明，他并没有因出售该公司赚到很多钱。

然而，蓬佩奥很快就在他在威奇托的熟人、堪萨斯石油大亨戴维·莫芬（David Murfin）那里捞到了工作。莫芬任命蓬佩奥担任石油服务公司Sentry International的总裁。该公司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生产零部件，然后销往美国。公司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石化的一家子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不过蓬佩奥后来告诉参议院，他与外国国有实体没有商业联系。和科赫兄弟一样，莫芬也是堪萨斯共和党政治中的重要人物。时任塞奇威克县共和党主席凯利·阿诺德（Kelly Arnold）告诉我，莫芬“对任何竞选公职的人而言都很重要”。2007年1月，蓬佩奥竞选堪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对手是未来的国会议员蒂姆·许尔斯卡普（Tim Huelskamp）和代表该党反移民右翼的政治煽动者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蓬佩奥对共和党称自己会像做生意一样竞选。”帮助蓬佩奥竞选的丹·拉苏尔（Dan Rasure）告诉我，“蓬佩奥当选后迎合了极端保守派，因此这么说可能有些疯狂，但在堪萨斯州，蓬佩奥的确被视为温和派。”在参加州共和党大会时，蓬佩奥认为自己“已经锁定了胜局”，但科巴赫最终反败为胜。

拉苏尔与蓬佩奥保持了联系，并说服蓬佩奥成为他的替代能源初创公司向向日葵风电的第一位投资者。向日葵风电计划生产风力涡轮机。蓬佩奥投资了高达10万美元，并在董事会任职，成为这位年轻CEO的重要顾问，后者认为蓬佩奥的建议非常宝贵。“我永远不会和蓬佩奥唱反调。”拉苏尔告诉我。但是，在一个涡轮机叶片破裂后，公司破产了，所有相关人员都赔了钱。

## 进入国会山

蓬佩奥在政坛比较幸运。2010年，威奇托的国会众议员托德·提亚赫特( Todd Tiahrt )决定竞选参议员。许多人参与了选举继任者的共和党初选，蓬佩奥再次获得了该市商界精英的支持。莫芬成为了他的竞选联合主席。蓬佩奥以39%的选票赢得了初选。

进入国会山后不久的2011年，佩奥就成为了《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文章的主角。在《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中，蓬佩奥和他的助手歪曲事实，称科赫兄弟对塞耶的投资只占全部股权的2%。此后，蓬佩奥再也没有被问过关于塞耶的问题。2014年竞选连任时，他发布了一则竞选广告，吹嘘自己领导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他的立场也和他过去的故事一样不断变化。进入国会后，蓬佩奥称风力发电是一项昂贵且毫无意义的技术，他还发起运动要求终止风力发电技术享受的生产税抵免，尽管在不久之前他投资了向日葵风电。蓬佩奥加入特朗普政府时，已经把向日葵风电从自己的历史中抹去，在参议院的确认问卷中没有填写向日葵风电董事一职。

在华盛顿，蓬佩奥进入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一个服务于他的堪萨斯州赞助人商业利益的重要委员会。他任命科赫兄弟的一名前律师担任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并因坚定维护科赫兄弟而闻名。《别再骚扰科赫兄弟》是他2012年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文中，蓬佩奥把对科赫兄弟的攻击斥为“尼克松式政治手段的证据”。两年后，他称科赫兄弟为“伟人”。他的忠诚得到了回报：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他从科赫兄弟的网络中获得的竞选资金比美国其他候选人都多。

但蓬佩奥希望在国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最想在情报委员会任职。在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 Mike Rogers )的

帮助下，蓬佩奥得偿所愿。罗杰斯希望蓬佩奥帮他平息茶党成员发起的叛乱，叛乱原因是美国政府决定延续9·11后由《美国爱国者法》授权的大范围监视计划。

在委员会里，蓬佩奥的同事们认为他聪明、勤奋。民主党人亚当·希夫(Adam Schiff)说他“非常聪明，政治上非常精明，性格中带有某种好斗的特质”。蓬佩奥因宣扬2012年班加西事件的阴谋论而受到关注。在这起事件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其他三名美国外交官被杀。多年来，蓬佩奥一直批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该事件处理不当。当专门调查此事的特别委员会发布的两党报告证明希拉里无罪，蓬佩奥和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吉姆·乔丹(Jim Jordan)是唯一持反对意见的，称克林顿知道班加西事件是一场“恐怖袭击”，但由于距离2012年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她掩盖了真相。

2015年10月22日，希拉里·克林顿在情报委员会前作证时，蓬佩奥与她对峙。他多次质问希拉里为什么把自己的私人电子邮件地址给了外部政治顾问西德尼·布鲁门塔尔(Sidney Blumenthal)，却没有给驻利比亚大使。外界普遍认为，蓬佩奥在这次对峙是中表现糟糕。他后来在堪萨斯当地的一个共和党俱乐部里说，就连他的妻子苏珊也给他的表现打F。

“他对班加西事件很着迷。”一名与蓬佩奥打过交道的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我。尽管他的指控被推翻，但调查发现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从私人服务器上删除了3万封电子邮件。后来，FBI对希拉里邮件的调查一直笼罩着她2016年的竞选活动，因此这位前高级情报官员称，蓬佩奥“最终取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成功”。

奥巴马与伊朗的核协议是另一个让蓬佩奥着迷的东西。蓬佩奥和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成了朋友。科顿是蓬佩奥在哈佛大学的学弟，也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他们认为，伊朗核协议不仅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还是对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的

姑息。2015年，他们一起前往维也纳，随后透露奥巴马团队与伊朗达成了“秘密附加协议”。蓬佩奥就班加西事件和伊朗核协议发表的声明让他在福克斯新闻和其他右翼媒体上崭露头角，他成为了奥巴马外交政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兜售离谱的理论，并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蓬佩奥称希拉里在班加西的角色“在某些方面比水门事件更糟糕”。

但是蓬佩奥不满足于待在众议院。据蓬佩奥咨询过的一位堪萨斯州共和党人说，蓬佩奥曾考虑在2014年的初选中挑战堪萨斯州资深参议员帕特·罗伯茨（Pat Roberts）。2016年春天，他曾公开表示要挑战该州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但后来又放弃了。

到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蓬佩奥改变了对特朗普的看法，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特朗普接受提名时，他在克利夫兰接受《威奇托鹰报》采访时表示：“我为一位将美国放在首位的三军统帅感到激动。”特朗普的竞选伙伴迈克·彭斯（Mike Pence）更令他激动，因为他将与自己在国会共事过的彭斯视为“朋友和导师”。彭斯也与科赫兄弟关系密切，科赫兄弟组织的资深操盘手马克·肖特（Marc Short）与彭斯的竞选团队有联系。尽管科赫兄弟在共和党初选中反对特朗普，肖特还是成为了彭斯的顾问，现在是他的办公室主任。“马克很了解迈克。”蓬佩奥的一位共和党朋友告诉我。那年秋天，肖特让蓬佩奥帮助彭斯准备辩论。特朗普获胜后，彭斯推荐了蓬佩奥作为回报。

## 执掌中情局

大选结束后的那个周末，蓬佩奥给一名曾为特朗普工作的堪萨斯州共和党人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希望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或陆军部长。两人认为，蓬佩奥应该充分利用自己与彭斯以及西点军校同学大卫·厄本（David Urban）的关系，厄本曾负责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的竞选活动。厄本还听取了特朗普的首席策略师、极端民族主义者史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的意见。班农给厄本打电话,建议他敦促“老头子”提名蓬佩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厄本照做了。

11月16日星期三,蓬佩奥被召到特朗普大厦接受面试。此前两人从未见过面,在俄罗斯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特朗普希望解除对普京政权的制裁,并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俄罗斯为特朗普干预了大选——嗤之以鼻。根据蓬佩奥后来提供给共和党内部人士的一份描述,特朗普对蓬佩奥说:“你对普京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蓬佩奥说,“是你错了。”两天后,特朗普宣布蓬佩奥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朗普似乎对他知之甚少,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众议员德文·努涅斯(Devin Nunes)后来表示,特朗普认为蓬佩奥甚至没有填写过审查问卷。

提名公布后,特德·克鲁兹(Ted Cruz)的前竞选经理杰夫·罗伊(Jeff Roe)给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打了电话,提醒他特朗普对蓬佩奥在堪萨斯州党团会议上的演讲感到愤怒。蒂姆·阿尔伯塔(Tim Alberta)在他的书《美国大屠杀》中写道,库什纳打开了免提,让特朗普听到对话内容。“不是吧!那是他?我们必须撤回提名。”特朗普咆哮道,“这就是我让彭斯挑选所有人的下场。”但是提名没有被撤回。两周后,蓬佩奥和特朗普一起在厄本的包厢里观看陆军对阵海军的橄榄球赛。

**蓬佩奥曾提醒其他共和党人,他和特朗普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巴拉克·奥巴马。**“他与现实达成了政治和解——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的总统。”一名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官员这样告诉我。就在几个月前,蓬佩奥还在拿“专制”的奥巴马和特朗普相比,但这位官员表示,如今蓬佩奥把加入特朗普内阁视为“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1月23日,蓬佩奥以66票对32票的结果获得了中情局局长任命。那时,他已经删除了自己全部的国会推特账户信息,包括特朗普任命他为中情局局长

的前几天，他向当选总统发出的一项请求，即要求总统“让行政命令这种不民主的行为成为历史”。当然，特朗普不会这样做。

当蓬佩奥执掌中情局的时候，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新总统的政治愤怒。在宣誓就职前几天，特朗普曾将美国情报机构比作“纳粹德国”，因为它经手处理了一份有关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秘密档案。然后，在中情局总部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总统再次攻击中情局，并对其就职典礼的人群规模做了虚假声明。尽管如此，蓬佩奥还是设法安抚了中情局官僚体制。他向中情局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的成员承诺，他们将不会再像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受到过多的管理。一名前美国官员胡安·萨拉特(Juan Zarate)告诉我，蓬佩奥曾发誓，“即便不能作为一块隔热板，也要成为一座重要的桥梁，不仅能抵御白宫的攻击，也能抵御任何形式的政治攻击。”蓬佩奥曾要求胡安·萨拉特负责领导中情局的转型。蓬佩奥还亲自向特朗普递交每日总统简报，让中情局有机会接触到这位持怀疑主义态度的总统。这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迈克每天都会将这些简报带进房间，而这是中情局的专家们对其局长最重要的期望。”蓬佩奥利用这些会议与总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与特朗普同其他高级国家安全顾问之间充满摩擦的交易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很早就和迈克合得来，迈克也从中受益颇丰。迈克得到了总统的信任”，特朗普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鲁迪(Christopher Ruddy)告诉我。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则表示他记得在白宫举行的多次会议上，“总统会在蒂勒森之前先向迈克寻求意见，以对不同热点问题做出评估。这意味着，总统对迈克的判断有着不可思议的信任，而这是有充分根据的。”

蓬佩奥的妻子在其国会办公室和中情局生涯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蓬佩奥夫妇不仅与特朗普培养了关系，还在特朗普世界的内部建立起了关系。其中就包括内阁中最耀眼的一对夫妇，即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和他的妻子路易丝·林顿(Louise Linton)。他们共同组成

了一个看着很奇怪的四人组——特朗普核心圈里的最穷成员之一和最富成员之一，一位福音派堪萨斯人，还有一位因在美国造币厂戴加长黑皮手套而惹上麻烦的女演员。然而林顿最近告诉《洛杉矶》杂志，她在华盛顿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蓬佩奥一家共进晚餐。当采访者似乎不相信时，她回答说：“但是蓬佩奥很有趣！他很温暖；他很合群；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也是个可爱的人。我爱他的妻子苏珊。”

蓬佩奥似乎很喜欢中情局的工作。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在乘坐美国政府的飞机环游世界参加会议时会阅读中情局在阿富汗、中美洲等地的秘密战争史。不过，这位前高级情报官员透露，“他并不满足于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他想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

到2017年秋季，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与总统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年夏天，他称特朗普是个“该死的白痴”，他在许多政策决定上与特朗普的意见相左，如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当特朗普要求立即退出伊朗核协议时，蒂勒森为此争取了更多时间。其他大多数顾问也都同意蒂勒森的观点，但一位前高级官员告诉我，蓬佩奥曾两次坐在白宫战情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里，支持退出伊核协议，将中情局对此举的疑虑置于一边。

2016年之前，特朗普和蓬佩奥在伊朗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另一位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我，在中情局伊朗问题专家断定伊朗遵守了协议条款后，蓬佩奥对他们进行了“强烈回绝”——这恰恰是一个痛点，因为特朗普坚称伊朗未遵守协议条款。第一位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我，蓬佩奥对中情局的伊朗分析人士提出质疑：“他会问，‘有什么证据？伊朗人是不是在撒谎？’”

在白宫，蓬佩奥发起了被这位前高级官员视为“一致行动”的举措以取代蒂勒森。围绕伊朗问题不断升级的内部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蓬佩奥的工作十分努力。他看到和听到了总统对蒂勒森有

多么不满，”这位前官员告诉我，“他是在向特朗普证明：你身边有很多不同意你观点的人，但我是你的人。”

蓬佩奥的一个重要支持者就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特朗普给他这位女婿分配了从中国到墨西哥再到中东和平在内的大量任务后，库什纳就多次与蒂勒森发生了冲突。2017年末，在华盛顿一场社交活动上，一位嘉宾在库什纳面前评论了蒂勒森与特朗普之间的问题。库什纳回应道：“如果我能如愿以偿，那么这个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而当另一位客人建议在场的蓬佩奥应得到这份工作，库什纳回复：“当然可以。”

几个月后的2018年3月，蒂勒森结束非洲之行回国时，特朗普解雇了他，并宣布蓬佩奥成为他的继位者。“我们的意见总是一致”，特朗普说，“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 担任国务卿

2018年春天，在蓬佩奥就任国务卿的第一天，他引用了二战时期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的豪言壮语，发誓美国将“重新昂首阔步”。提到这样一个不懂外交的人物很奇怪，除非你知道巴顿是特朗普最崇拜的将军，关于巴顿生平的传记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随后蓬佩奥又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场宣传活动，展示了他和巴顿的照片，并在国务院的标识上加上了一句新的口号：“昂首阔步的部门”。外交官们很快就猜到，正如一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所说，蓬佩奥的开场白仅面向“一个听众”。

然而事实证明，对蓬佩奥来说，国务卿的身份使他更难与特朗普打交道。作为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会花很多时间与总统呆在一起，他可以回避一些棘手的问题，称提供政策建议并非他的职责。而现在，他需要经常出差，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资深官僚主义斗士博尔顿则代

替他每天占用了特朗普的时间。蒂勒森任职期间，国务院也一度陷入混乱。一批又一批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纷纷辞职或被迫离职，因为蒂勒森坚持实施大规模重组计划，停止招聘，并接受了严重的预算削减。白宫还禁止国务院雇佣149名共和党国家安全官员中的任何一人，他们在竞选期间都签署了“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 Trump)的信函。

国家危机时刻，蓬佩奥向一些辞职或被靠边站的资深外交官伸出了橄榄枝，提拔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担任国务院第三号人物，取消了蒂勒森的冻结招聘计划，并向所有在世的前国务卿进行了咨询，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他曾在班加西问题上对她进行过猛烈抨击，但希拉里还是接了他的电话。这些姿态都帮助他顺利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最终，蓬佩奥甚至获得了比蒂勒森更多的民主党选票(七票)。

蓬佩奥把他和总统站在一起这件事作为国务院的一大卖点，因为国务院需要白宫的影响力并维持表面的稳定。博尔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幕僚长弗雷德·弗雷茨(Fred Fleitz)对我说，“国务院很感激他们有一位总统信任的国务卿。”民主党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国务院的士气更好。它仍处于历史低点，但人们感觉已经好多了”，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表示，“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评论家也不能忽视，蓬佩奥给国务院带来了一线希望。”墨菲曾在有关美国军事支持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战争等问题上强烈反对蓬佩奥。

然而，特朗普冲动的行事风格给蓬佩奥和其他官员不断带来麻烦。去年12月，特朗普突然决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导致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职)，大大削弱了蓬佩奥的力量；总统单方面承认1967年以后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就在蓬佩奥公开表示他不知道有该计划的后一天，蓬佩奥当时正在以色列)；总统还突然决定削减美国对中美洲的对外援助。据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称，在朝鲜问题上，蓬佩奥“非常怀疑”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谈是否会在无核化问题

上取得突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特朗普派给蓬佩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监督这些谈判。特朗普经常警告他的长期盟友，大声宣布要考虑取消与日本的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从韩国撤军，嘲笑欧洲几大国是北约的赖账者，并将欧盟斥为“敌人”。所有这一切使得蓬佩奥在访问这些通常友好地区时，紧张气氛加剧。

然而在华盛顿，蓬佩奥成功维持了特朗普的信心，同时与总统担忧的外交政策建制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这个房间里真正的成年人”，地缘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对我说，“情况没有他想的那么好，却比其他任何人想的要好得多。”蓬佩奥的共和党朋友告诉我，“他并不是特朗普的促成者。他做了很多努力试图管理总统。”其他人则认为蓬佩奥只是在作秀。他是一位了解自己听众的政客；另一位曾与蓬佩奥私下会过面的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我，他想给人的印象是“他基本同意，但他正在与这个疯狂总统一起工作。他总是懦弱地说‘我知道’，但就是不愿意摊牌。”这位前官员补充道，他暗示蓬佩奥“收效甚微”，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在人事方面，蓬佩奥雇佣了一些反对总统的共和党人，向共和党建制派发出了正确的信号。他任命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为他的委内瑞拉特使。艾布拉姆斯曾在2016年写过一篇反对特朗普的专栏文章。（特朗普阻止了蒂勒森雇佣艾布拉姆斯的企图）他邀请小布什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吉姆·杰弗里（Jim Jeffrey）担任叙利亚问题特使，尽管他签署过“绝不支持特朗普”的信函。今年春天，蓬佩奥任命福克斯新闻撰稿人摩根·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为他的发言人，尽管她和蓬佩奥一样，曾在2016年公开反对过特朗普，上述这一切促使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表示，“迈克·蓬佩奥的屋子里已经塞满了‘绝不支持特朗普’的人士”。

在每种情况下，蓬佩奥都十分小心地管理着总统。一位与蓬佩奥

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告诉我，“他会与特朗普就其他一些事情进行会晤，然后在会晤结束时，他会说‘哦，顺便说一句，我要雇佣吉姆·杰弗里，’，‘哦，顺便说一句，我要雇佣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特朗普同意了这些安排，但只是因为这些工作不需要参议院批准。“很明显，他与总统达成了协议，即人们可以谈论2016年竞选，如果没有审议听证会，他可以雇佣任何他想雇佣的人”，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这样告诉我。

在蓬佩奥接管国务院15个月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蓬佩奥是否仍得到特朗普的青睐，而在于他利用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什么。他“同意总统规定的某些事情并没有任何意义”，第三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这样告诉我。当特朗普单方面削减了用于稳定美国军队驻扎的叙利亚部分地区的两亿三千万美元时，蓬佩奥“数次前往总统办公室进行修正。但他失败了”，这位前官员表示。他的结论是，**这就是蓬佩奥的典型做法，“他会去找特朗普，试图改变他的想法，但如果他无法改变，他就会说，‘好吧，我们就按总统说的那样做。’”**

蓬佩奥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也越来越清晰，最近有关美国外交使团不得悬挂同性恋彩虹旗的命令所引发的争议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务院委员会，委员会由保守派人士组成，主要负责审查基于“自然”权利的人权政策；此外，国务卿还在一次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上表明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怀疑态度。到最后，蓬佩奥很可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保守、最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国务卿。他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显然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尽管他不像特朗普那样喜欢普京、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但他在有关朝鲜等地的人权侵犯问题上始终保持了明显的沉默态度。在沙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的专栏作家贾马尔·哈苏吉 (Jamal Khashoggi) 被残忍杀害后不久，他就有一次与王储合影时露出了笑容。他似乎对此事毫不在意，这激怒了许多国会议员，包括他自己党派的一些人士。需要注意的是，蓬佩奥和他

的顾问曾经认为，这一事件将会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的重演：在国会引发了愤怒，后来又不了了之。相反，一位共和党朋友却告诉我，蓬佩奥“对事态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感到震惊和沮丧”。

除了希拉里·克林顿之外，蓬佩奥可能比最近的任何一位国务卿都更具政治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待这份工作的态度就像是一名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一样，他定期在“麦迪逊晚宴”上招待像卡尔·罗夫(Karl Rove)这样的共和党策略师，以及高盛前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这样富有的赞助人。据CNN报道，晚宴由蓬佩奥的妻子苏珊精心安排，苏珊经常会和他一起出席。一名举报人投诉这对夫妇滥用政府资源，并将蓬佩奥的安保人员视为是“戴枪的外卖应用”，目前国会民主党人正在对苏珊的不寻常要求进行调查。

有时，蓬佩奥对自己政治形象的关注似乎能够左右政策的制定。去年9月，他不顾一些国务院官员的反对，下令关闭美国驻伊拉克城市巴士拉的领事馆。“他不想让巴士拉成为他的班加西，”一位与蓬佩奥讨论过这一决定的前美国高级官员说道。另一位在伊拉克问题上经验丰富的前美国高级官员则告诉我，“他绝对是反应过度了。他把班加西事件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最近，在加州克莱蒙特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蓬佩奥概述了他对特朗普主义的看法，声称“现实主义”、“克制”和“尊重”引导着总统与世界交往的方式。这是迄今为止他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最雄心勃勃的解释，他坚称，在这个面临与中国、俄罗斯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民族主义必不可缺。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很有共和党风格，完全不像总统。

“这篇演讲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反映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负责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前国务院官员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说道，他为了抗议特朗普撤出叙利亚的决定而辞职。“它并非基于现实

主义，也不基于约束。它建立在宣布宏伟目标的基础之上，而政府很少愿意或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这就触及了蓬佩奥任期内的一个**核心挑战：把特朗普的推文和“直觉”转变成连贯的外交政策**，就像其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经常说的那样。蓬佩奥坚持这一目标，尽管这样做基本上会忽略总统本身。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蓬佩奥、博尔顿和其他官员都不同意特朗普立即撤军的命令，**但他们会试图管理他，而不是像马蒂斯那样和他对峙**，同时他们还会争取以色列人和国会议员等其他盟友游说特朗普改变其立场。而在公开场合，蓬佩奥则会无视事实，为这一决定辩护，辩称这是特朗普政策的延续。最终，特朗普同意了在叙利亚保留部分军队。

这只是蓬佩奥竭力避免与总统发生公开冲突的众多事件之一。最近几个月，蓬佩奥频频与国会议员和记者发生冲突，他们多次询问有关的总统政策及其煽动性言论。蓬佩奥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愚蠢的”、“古怪的”、“棘手的”、“具有侮辱性的、荒谬的、坦率说甚至是可笑的”。然而，与我交谈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蓬佩奥对总统抱有任何幻想。在私底下，蓬佩奥的抱怨有时与其被解雇的前任们的抱怨相一致，其中包括特朗普的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一位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从蓬佩奥和麦克马斯特那里听到了同样的抱怨：“‘我们精心制定政策，总统用一条推特就把它给炸了，而我必须出面将这破损之物(Humpty Dumpty)再进行修复。’”

到目前为止，蓬佩奥之所以能获得他的权力，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擅长预测特朗普的最终走向，并设法让自己也走到这一步。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所言，蓬佩奥培养出了一种“特殊技能”，知道“如何让特朗普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前进”。

然而，随着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蓬佩奥与特朗普公开失和

的风险在今年夏天大大增加。自诩为全球大宗交易撮合者的总统表示，他退出伊核协议后的目标在于让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项更好的协议。与特朗普的支持者身份相比，蓬佩奥在伊朗问题上的鹰派立场显然要维持得更久，他一直在推动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强硬“极限施压”战略。今年6月，在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他与特朗普之间的真正分歧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蓬佩奥和他的内部竞争对手博尔顿（博尔顿是伊朗“政权更迭”的长期倡导者）最初表示，支持进行报复性的军事打击，特朗普也同意了，但飞机升空时他又临时改变了立场。甚至早在那次事件之前，博尔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幕僚长弗雷德·弗雷茨就告诉我，至少在伊朗问题上博尔顿和蓬佩奥是紧密一致的。“他和约翰在同一条战线上”，弗雷茨说。

无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如何趋同，最近几个月，蓬佩奥和博尔顿的关系似乎有所恶化，前白宫官员最近被告知，某种程度上两人“甚至没有直接对话”，而主要由中间人进行传话沟通。蓬佩奥上月被问及与博尔顿的关系时指出，“不同组织的领导人之间总是会存在紧张关系。”

但就目前而言，似乎博尔顿而非蓬佩奥才是那个不合群的人。在放弃对伊朗打击后，总统公开对博尔顿（而不是蓬佩奥）表达了愤怒，这表明蓬佩奥有能力继续赢得特朗普的好感。随后，在蓬佩奥的陪同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朝鲜一侧的朝韩非军事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仓促访问，而博尔顿则依旧按照计划前往蒙古进行访问。

今年3月，蓬佩奥回到堪萨斯州参加了由国务院举办的全球创业峰会。在外界猜测蓬佩奥是否会参加明年的参议员竞选之际，有人直接问他计划在国务院任职多长时间。“我会一直在那里，直到他把我推出办公室门外，”他这样笑着回答。几周后，蓬佩奥庆祝了他担任特朗普的国务卿一周年，但在总统不断变化的内阁背景下，很难说这就是一个确定的成就。蓬佩奥在国务院大厅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全体

动员大会来纪念这一时刻，他入场时，扬声器正大声播放着《Uptown Funk》这首歌。国务卿提到了他一年前的承诺，即强调“昂首阔步”，现在他更明确地把国务院的工作重新定义为为特朗普服务——“代表美国总统的首要机构”。

一面两层楼高的横幅揭幕使活动达到高潮，横幅上写着一份新的“职业精神”声明，蓬佩奥向外交官们大声宣读了这些要求，即要求他们有“始终如一的专业精神”、“毫不妥协的个人和职业操守”以及“毫不吝啬的尊重”。这份精神声明是蓬佩奥的个人项目，由乌尔里希·布雷布尔（Ulrich Brechbuhl）负责监督，他是蓬佩奥西点军校毕业后的朋友，也是塞耶航空航天公司（Thayer Aerospace）的联合创始人，目前担任蓬佩奥的国务院顾问。鉴于外交官们早已对宪法宣过誓，这次宣誓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为什么需要再次宣誓”的争论。这份初步的草案被视为是针对泄密者的忠诚宣誓。正如一位看到它的前高级官员所言，“我感觉我们像是在《1984》描述的世界里那样，更别提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居高临下感了。”另一名前高级官员将宣誓归因于蓬佩奥的担忧，即“他必须表明，总统（国务院）正在为总统试图实现的目标增加价值。”这似乎也是蓬佩奥采纳新部门格言“一个团队，一个使命”的最终目标。

“使命”这个词就是答案。蓬佩奥在公众场合经常提到特朗普给他设定的“使命”，描述自己只是总统命令的**执行者**。“无论任务是什么，他都非常专注。他是西点军校出来的：特朗普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所以我就要达成这项协议”，另一名前官员这样表述。这位官员指出，蓬佩奥的话像是一名陆军上尉的口气，而他去了西点之后就成了将军。

这种行为使得蓬佩奥成为了特朗普最初国家安全团队中的唯一幸存者。在特朗普政府伊始，总统就曾吹嘘道“我的将军们”。但是，既然总统已经把曾担任过其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和国防部长的真正

将军赶了出去，很明显，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并不满意这些领导人，他拒绝接受他们那种发号施令和独立思考的习惯。**特朗普想要迈克·蓬佩奥，而不是詹姆斯·马蒂斯，他想要一个训练有素且服从命令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将军。**

这场动员大会也给了蓬佩奥一个机会，向总统展示他所率领的军队也是同样忠诚。宣誓里没有提到伊朗、朝鲜或美国的全球角色，只是承诺国务院将作为特朗普的“首要机构”而存在，承诺充分效忠。最终，这可能成为迈克·蓬佩奥真正的使命设定。正如他把自己的商业困境改写成一个成功故事一样，他也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了特朗普的终极战士。当他离开庆祝会时，他与大家握手并自拍合影。扬声器里播放的是加拿大流行歌手肖恩·门德斯(Shawn Mendes)的一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There's Nothing Holdin' Me Back)。

(刊印日期：2019年9月)

---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mailto:siassias2015@163.com)

---